

21.71088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沒有畫的畫冊

安徒生童話選集



平明出版社刊

安徒生童話選集

沒有畫的畫冊

新譯文叢刊

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1—115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本譯稿根據安徒生的故鄉丹麥奧登塞市 (Odense) 的佛倫斯德書店 (Flensted) 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世界版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airy Tales, world edition) 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兩個版本,並參照了哥本哈根亞得龍出版社 (Athenaeum) 出版的安徒生童話集 (H. C. Andersens Eventyr) 譯成的。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華文印刷局排印 陸慎記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人民幣三千四百元

[文學・藝術] 26000字 [定價頁120] 34開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內容介紹

這是丹麥偉大的作家安徒生所寫的童話，也是他所寫的童話裏最優美的一首詩。作者借着月光的照臨，繪出了這些畫，畫裏有人間的歡樂，也有人間的哀愁，還有詩人的慧眼所獨見的景象。

沒有畫的畫冊

前記

事情真有些奇怪：當我有最熱烈和最深沉的感覺的時候，我的雙手和舌頭似乎有些動彈不了，因此我無法把我內心所湧現出的思想恰當地或正確地表達出來。然而我卻是一個畫家啦！我的觀察力告訴了我這一點；看到過我的速寫和隨意畫的朋友們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是一個窮苦的孩子。我的住處是在那些最狹小的巷子中間的一個小巷裏面。但我並不是看不到陽光，因為我是住在屋子最高層的一個房間裏面，可以看到一大片鄰近的屋頂。在我搬進城裏來住的頭幾天，我感到相當的鬱悶和寂寞。我在這兒看不到樹林和青山，我看到的只是一些灰色的煙囪。同時我沒有一個朋友，我見不到一個熟習的面孔。

因此有一天晚上我帶着不快的心情在窗子旁邊站了一會兒；我把窗扉打開，朝外邊看看。啊，我的心多麼高興地跳動起來！我總算是看到了一個很熟習的面孔——一個圓圓的、和藹的

面孔，一個我在故鄉所熟知的朋友的面孔。事實上，這就是向我照着的月亮。這位親愛的老月亮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他的面孔仍然是像他在野外透過柳樹葉子來窺望我時所表現的那個樣子。當他照進我這個小房間裏來的時候，我用手一次又一次地向他飛吻；而他呢，他答應在他每次出來的時候，他要探望我幾分鐘。他很忠誠地保守了這個諾言。可惜的是，他每次來的時候，他停留的時間是那麼短促。隨便什麼時候，只要他一出現，他就告訴我一些他頭天晚上或當天晚上所看見的東西。

『把我所講給你的一些情景畫下來吧！——這是他對我講的一句話——』這麼着，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畫冊了。』

有好幾天晚上我遵守了他的忠告。根據他的這些敘述，我可以繪出我的一套新『一千零一夜』，不過數目可能大一些。我在這兒所作的一些畫不會經過選擇，它們是依照月亮所講給我的次序，一個接着一個繪出來的。任何偉大的天才畫家，或者詩人，或者音樂家，假如高興的話，可以根據這些畫創造出新的東西。我在這兒所作的不過是在匆忙中塗下的一些速寫而已，中間當然偶爾也有些我個人的想像；這是因為月亮並沒有天天來看我的原故——有時一兩塊

烏雲遮住了他的面孔。

第一夜

「提起昨夜」——我現在是引用月亮自己的話——「昨夜我滑過清靜無雲的印度天空。我的面孔映在恆河的水上，我的光線儘量地透進那些像龜背似的伏在我下面的濃密地交織着的梧桐樹的枝葉。有一位印度姑娘從這濃密的樹林裏跳了出來，她輕巧得像瞪羚，美麗得像夏娃。這位印度斯坦的女兒的身材，有點飄飄欲仙的氣派，但同時又很豐滿和堅實。我

◎ 這是像羚羊那麼小的一種動物，生長在亞拉伯的沙漠地帶。它的動作輕巧，柔和，它的眼睛放亮。——譯者

◎ 根據古代希伯來人的神話，上帝照自己的形象用土捏出一個男人，叫做亞當，之後從這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個女人，叫做夏娃。她是非常美麗的。古代希伯來人認為他們兩人是世界上人類的第一對夫婦。

——譯者

◎ 這是一個波斯字 (Hindustan)，也就是「印度」的意思。——譯者

可以看出藏在她的細嫩的皮膚裏面的思想。多刺的蔓藤絆着她的草履；雖然如此，她仍然是很快地在向前行走。曾經在河旁飲完了水而走過來的麋鹿，以驚恐的步子跳去了，因為這位姑娘手中擎着一盞燃着的燈。當她伸開她纖細的手指來擋住燈上的火光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她指尖上的脈紋。她走到河流的旁邊，把燈放在水上，讓它飄走。燈光在搖搖地閃動，好像是快要熄滅的樣子。可是燈還是繼續地在燃着，同時這位姑娘一對亮晶晶的黑色眼珠，隱隱地藏在絲一樣的長睫毛後面，緊張地凝視着這一盞燈。她知道得很清楚：如果這盞燈在她的視力所及的範圍內仍然是亮着的話，那末她的未婚夫就仍然是活着的。不過，假如這盞燈忽然滅掉的話，那末他就算是已經不在人世了。燈光是在燃着，在搖搖恍恍地顫動着；而她的心也在燃着，在顫動着。她跪下來，開始祈禱。一條花蛇睡在她旁邊的草裏，可是她沒有理它——她思想中現在只存在着梵天和她的未婚夫。「他是在活着！」她快樂地叫了一聲，「他是在活着！」從高山那兒一個回音向她飄來：「他是在活着！」

梵天 (Brahma) 是印度教中的最高主宰；一切神，一切力量，整個的宇宙，都是由他產生的。——譯者

第二夜

「昨天，」月亮對我說，「我看到了下面一個小小的院落。它的四週圍着一圈房子。這院子裏面有一隻母雞和十一隻小雞。一個美麗的小姑娘在她周圍跑着，跳着。母雞害怕，刮刮地叫起來，伸開她的翅膀來保護她的一窩孩子。那位小姑娘的爸爸這時走出來，責備了她幾句。於是我就走了，再也沒有想起這件事情。」

「可是今天晚上，剛不過幾分鐘以前，我又看到下邊的這個院落。一切都是很安靜的。可是不一會兒那位小姑娘又跑出來了。她偷偷地走向雞屋，把門推開，溜進母雞和她一窩孩子們的住屋裏去。她們大聲狂叫，從站樑上飛下來，狼狽地東跑西竄，而這位小姑娘却還在她們後面追趕着。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是貼着鷄屋牆上的一個小洞口看的。我對這個任性的小孩很生氣，但當她爸爸走出來，緊抓着她的手臂，把她比昨天還更厲害地痛罵了一陣以後，我感到很高興。她垂下頭，一顆大淚珠在她藍色的眼睛裏亮着。『你在這兒幹嗎的？』爸爸問。她哭起來，說：

「我想親一下母雞呀，我想請求她原諒我，因為我昨天驚動了她一家。不過我不敢把這事情告訴你。」

「爸爸親了一下這個天真孩子的前額，我呢，我親了她的小嘴和眼睛。」

第三夜

「在那兒一個角落旁的小街裏——這條街是那末地狹小，以致我的光在房子的牆上一分鐘就滑過去了，不過在這一分鐘裏面，我已經看到了不少的東西，使我認識到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兒：在這條狹小的街裏我看到一個女人。十六年以前這個女人是一個孩子，在鄉下一位老牧師住宅的花園裏面玩。玫瑰花樹編成的籬笆已經枯痿了，花也謝了。它們零亂地伸到小徑上來，還有一些不整齊的枝極在蘋果樹枝之間冒了出來。只有幾朵玫瑰花還東零西落地在開着。但它們並沒有花中皇后應有的那種姿容，雖然還帶有點兒香味和色彩。牧師的這位小姑娘，在我看來，那個時候是一朵比玫瑰還更美的花；她在這個零亂的籬笆下面的小棧子上坐着，

撫愛着她的玩偶——它那紙板做的臉已經玩壞了。

「十年以後我又看到了她。我看到她在一個華麗的跳舞廳內她是一位富有商人的美麗的新嫁娘。我爲她的幸福而感到愉快。在一些安靜平和的晚上我常去探望她——啊，誰也沒有發覺到我澄靜的眼光和真確的視線！唉！正像牧師正宅花園裏的那些玫瑰花叢一樣，我的這朵玫瑰花兒凋零了。每天的生活裏面有不少的悲劇發生而我今天却看到了一個悲劇的最后一幕。」

「她躺在那條狹小街道上一間房子裏的床上她病得到了危險的程度。不講人情的房東走上樓來，掀開她的薄被——這是她唯一可以擋住寒氣的東西——起來。」他說：「你的一副面孔足夠使一個人害怕啦。起來穿好你的衣服吧。把錢交給我，否則我就要把你趕到街上去快些起來！」她回答說：「唉！死神正在嚼着我的心請讓我休息一會兒吧。」可是他強迫她起來，洗了臉，在頭上帶起一個玫瑰花圈。於是他把她放在窗旁的一個椅子上坐下，在她身旁燃起一根蠟燭，之後就走開了。

◎ 據北歐的傳說，一個人臨死時帶上花圈，安琪兒會把他的靈魂領上天空——譯者

「我望着她。她安詳地坐着，把雙手攔在膝上。風吹着這扇開着的窗子，忽然砰的一聲風把窗門吹得閉起來了，弄得窗上的玻璃落下來打成碎片。可是她仍然安詳地坐着。窗簾，像她身旁的燭光一樣，在抖動着。她斷氣了。現在坐在窗前的是一個死了的婦人，她在教人擺脫罪孽^①而說教——這就是生長在牧師花園裏的，我的那朵凋零了的玫瑰花！」

第四夜

「昨夜我看到一個德國戲上演，」月亮說。「那是在一個小城市裏面。一個牛欄被改裝成爲一個劇院；這也就是說每一個牛圈並沒有移動，只不過是常做包廂罷了。一切木製的柵欄都糊上了不同顏色的紙張。一個小小的鐵燭台吊在天花板的下面。正如在大劇院裏面一樣，當提辭人的鈴聲叮叮地響了一下以後，這燭台就被拉進天花板裏去而不見了——因爲有一個大

① 據古代希伯來人的神話，生而爲人是罪（*original sin*）的。這是因爲人的始祖亞當沒有聽上帝的話，偷吃了上帝不許吃的蘋果，表示出他的本性是趨向於犯罪。——譯者

浴桶覆在它的上面。

「叮叮」這個鐵製的小燭台就升上至少有一尺多高，藏進浴桶裏面去了。這也算是指明戲快要開演的一個信號。一對年青的貴族夫婦這天恰巧經過這個小城他們也來看戲，這個牛欄也就因此而擠滿了人。不過在這燭台底下有一塊地方空洞得像一個火山口一樣：沒有任何人坐在那兒，因為蠟油在向下面滴，滴；我看到了這一切的情景，因為空氣是那麼地熱，所以每一個小窗口都是打開着的。男女堂倌們站在外面，偷偷貼着小空隙朝裏面看，雖然裏面的警察在揮着棍棒恐嚇着他們。在樂隊的近旁人們可以看到那對年青貴族夫婦坐在兩張古老的靠椅上面。這兩張椅子平時總是留給市長和他的夫人坐的。可是這兩位人物今天也只好坐在木棧子上面了，正好像他們是兩個普通的市民一樣。市長夫人這時不免私自起了一點感想：「現在人們倒可以看到官上還有官呢。」這件事在這整個戲劇的過程中產生出一種額外的快樂空氣。燭台在微微地搖動着，觀眾可以說是喝了一副清涼劑。我——月亮——從這齣戲的開頭到末尾一直沒有離開。

第五夜

「昨天，」月亮開始講了，「我看到了巴黎的騷動。我的視線射進魯佛[○]博物館的一個陳列室裏面。一位衣服穿得很破爛的老祖母——她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員——跟在一位保管人的後面走進一間寬大的宮殿裏去，因為這正是她所要看的——一間陳列室——她下了決心要看的一間陳列室啦。她可是作了一點不小的犧牲和費了一番很多的口舌，才能深入到這間房子裏來。她一雙瘦削的手交叉着，她用莊嚴的神色朝四週觀看，好像她是在一個教堂裏面似的。」

「這兒就是！」她說，「這兒！」她一步一步地走近皇位。這個皇座上面鋪着很富麗的天鵝絨，絨上又鑲着金邊。「看呀！」她叫出聲來，「看呀！」她跪下來，吻了一下這紫色[○]的地毯。我想她的確是哭出來了。」

○ 魯佛(Louvre)是巴黎一所最大的宮殿，現在成了一個博物館。——譯者

○ 在歐洲的封建時代，紫色是代表貴族和皇室的色彩。——譯者

「可是這天鵝絨並不是真的呀！」保管人說，他嘴角上現出一個微笑。

「是真的，正是這塊地方。」老祖母回答說。「原物跟這是一模一樣的。」

「它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保管人說。「原先的窗子是被打塌了，原先的門也被打歪了，而且門上原來還有血呢。」

「不過無論你怎樣講，我的孫子是在法蘭西的王位上死去的。」這位老祖母很悲悼地又重複說一遍：「死去的呀！」

「我想他們再沒有說什麼別的話，他們很快地就離開了這個陳列室。黃昏的微光消逝了，我的光亮照著覆在那法蘭西皇位上的天鵝絨，使一切顯得加倍地生動。」

「你想這位可憐的老祖母是誰呢？聽著吧，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七月革命^①的一個最光輝勝利的日子裏，那時每一間房子是一個堡壘，每一個窗子是一座護胸牆。羣衆在攻打杜勒里^②。戰鬥者中間甚至還有婦女和小孩。他們攻進了宮殿裏的大廳和小室。一個半大的孩子，穿著襤褸的工人罩衫，也在年長的戰鬥行列中參加